

嘉州怀古·陕西街

秦晋公所旧朱门，来薰正对盐马尘。一脉风香传赤水，千年东岩蕴古魂。金键入黔云烟散，协兴号里日月沉。载酒凌云今犹在，盐茶古道接汉津。

在乐山老城区的街巷版图上，陕西街东起水西门，西北至老霄顶脚下，全长不过357米，宽仅6米，如一条寻常巷陌。但若把时光往回拨，这条街曾是陕晋盐商在嘉州的聚居之地，是抗战时期“文化避难所”。

陕西会馆与“川盐入黔”

陕西街的名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印记。

明代时，这里叫书院街，因街上一座“三峨书院”而得名。到了清代，一群操着秦音的商人从北方而来，在嘉州贩盐聚财，建起了秦晋公所，也就是陕西会馆。这些陕西人聚族而居，乡音不改，久而久之，这条街就被叫作了陕西街。

会馆的选址极有讲究：背倚老霄顶，面朝大渡河，正对来薰门。来薰门是古嘉州的一座城门，寓意为“有香风从此门吹来”，当地人亦

## 小城藏韵

■ 李跃平

如果认为山、水、桥、树，就是五通桥的特色，那就错了。这些看得见的风景，虽然是小城的脸面，可刻进我骨子里的，却是藏在烟火里的文化。

退休后，有了更多闲暇，我也像其他老人一样，不自觉地加入了银发旅游的浪潮。旅途中，总会和一些陌生人交流，当他们听说我是从五通桥来的，大都会问起五通桥有哪些特色。这样一问，我竟一时语塞，答不上来。

前些年，我曾写过一篇《五通桥的桥》的散文。五通桥因桥得名，浮桥、彩虹桥等，一座连着一座，数也数不过来。那时候我以为，桥就是五通桥的特色。

我的家就在茫溪河边，每天晚饭后散步，我总爱去桥上走一走。桥是连接五通桥三面陆地的主要交通要道，买菜的、散步的、接孩子的，人来人往。尤其是外地人来看茫溪河，必定会去桥上拍照的。桥是不说话，却把两岸的人、两岸的日子，稳稳连在一起。五通桥人的脚步始终是不慌不忙的，透着小城独有的闲适。

有桥自然有水，这座并不大的小城，被岷江、茫溪河、涌斯江分成几片半岛，然而当水流到这里，便形成了小小的湖泊，像镜子一样平整的水面，在风的吹拂下散开一圈圈的波纹。外地人说，五通桥的水是活的。如果是傍晚亮灯的时候，落在水里的灯光，仿佛让桥的影子给小城系上一条腰带。住在茫溪河边的我，开门见水，出门过桥，日子都比别人慢半拍。

但有一次，别人问我五通桥的特色。那天刚好是立春，我随口回答：五通桥的特色，是树，是成片的黄葛树。黄葛树是五通桥的区树，随处可见的百年老树都编了号码，它们树干粗，枝丫长，树荫能够盖住半条街。老人们爱在村下喝茶、聊天，或者打一种叫“貳柒拾”的纸牌。

五通桥的黄葛树因为栽种时间不同，它的发芽与叶落，都是一种奇特的景观，尤其是发芽的时候，如果你站在桥头看，那满眼的绿，有一种水洗过的清静。每当我看着翻新的老街，变样的码头，我总是说：黄葛树才是五通桥标志性的特色。

当然我这样回答外地人，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因为当时是春天，放眼望去，茫溪河边除了浓绿的黄葛树，还有花坛里开着的花草。而有一次，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记不清是深秋，还是早春，但我脑海里的景象，却不知道怎样向他人描绘。我发现五通桥的特色，绝不应该只从属季节。

如果认为山、水、桥、树，就是五通桥的特色，那就错了。这些看得见的风景，虽然是小城的脸面，可刻进我骨子里的，却是藏在烟火里的文化。说到文化，首推的是井盐文化。两千多年前，李冰在此凿井煮盐。煤进盐出，让五通桥因盐成邑、因盐兴镇。花盐街、盐码头、老盐井等便成为五通桥的代名词。

后来，永利川厂落户五通桥，侯德榜先生在这里发明的“侯氏碱法”成为新中国第一号发明专利。我在描写家乡的文章中总是说，那些留下来的老厂房、旧工具、盐票，就是要告诉后来人：五通桥的特色，是一代又一代人熬出来的、干出来的。

当然，盐业的发展延伸出五通桥的龙舟赛。五通桥的龙舟赛，虽然每年端午节都要举办，却与屈原无关，它是中国唯一以井盐文化为主题的活动。我喜欢看龙舟赛，这个代代传下来的习俗，有着码头人家的精气神，那就是团结、向上的劲头。而那些从盐工饭盒变成的非遗美食，如麻辣烫、钵钵鸡、西坝豆腐，不仅拴住了本地人的心，也留住了远方来的客。

这些年来，五通桥的建筑会旧，风景也会变，但五通桥真正的特色，从来不是某一处风景。那熬在盐里的坚韧、融在水里的包容、藏在烟火里的厚道，就是我熟悉的、踏实的、永远认得的五通桥。

称作小西门。与它相距不过五六十米处，便是望洋门。这两座城门彼此相望，是陕西、山西商人踏上盐运征途的起点。每年盐运季节，商人们从陕西街的宅院中走出，经来薰门出城，登船顺流而下，前往五通桥、犍为等产盐之地。

四川盐业，向来有“金键为，银富顺”之说。犍为盐产甲于全川，盐税丰沛，财赋冠绝。这些盐的产地，主要集中在马路、王村、金山、牛华等场地。

陕西街上的盐商们在五通桥装船，在犍为收购，将一袋袋川盐集运起来，再继续顺江而下，入长江，转赤水，直抵贵州腹地。乐山城区大非盐货的中转码头，而是盐商的大本营——从这里出发，到下游产盐地去，把盐装好，再运往全国各地。

“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这句流传至今的民谚，勾勒出一幅清代商业地图：一边是蜀地盐井日夜汲卤，一边是赤水河上千帆竞发。陕西街上的协兴号盐号，掌柜高绍棠的生意从乐山、自贡一直做到贵阳，七十二家分号遍布黔中，总部就设在茅台镇。当年陕西街上的协兴号分号里，算盘珠子噼啪作响，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批盐的来去，这些数字背

后，是“川盐入黔”的浩荡洪流。

陕西街上的盐商不止高氏一家。清康熙至乾隆年间，陕西党氏迁入四川，初以货郎营生，后深耕盐业运输，逐步发展为五通桥盐运业的主力。嘉庆年间，族中名士党宗杰被选拔入国子监深造，族人齐聚党家沱庆贺，刻了一块“耕读传家”的鎏金木匾，至今仍保存完好。党氏还曾与乡绅共建五通桥的下堰埂，轮值管理盐业水运，助力“犍盐场”的盐品远销滇、黔、鄂等地。

一块牌匾，一个家族，见证着秦商在嘉州盐运史上的深耕。

“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

高绍棠常年贩盐，往来于嘉州与茅台之间。

他是个好酒之人。清雍正年间，高绍棠从陕西凤翔府柳林镇高薪聘请了一位田姓酿酒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和工艺，装上盐再去到贵州茅台镇。田师傅未照搬关中古法，而是因地制宜，选用当地红缨子高粱为原料，取赤水河“集灵泉于一身”的活水，以关中制曲之法培育麦曲，采用多次蒸煮、多次勾兑的改良工艺，终酿出第一锅“茅台烧锅”。这款新酒既有西凤

酒的甘烈底色，更添赤水河畔的温酒清香，一时间征服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1973年，茅台酒厂在全国名白酒技术协会会上坦承：“茅台酒相传始创于1700年左右。陕西凤翔府岐山县高姓盐商请了山西技师，仿西凤酒的操作方法进行生产。”今天，五通桥盐业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的那些茅台镇到乐山买盐的盐票就是最好的证明。

会馆曾是商人的“精神家园”。逢年过节，陕西同乡在此祭祀先贤、议事营商、拜亲宴友。戏台上演着秦腔梆子戏，台下坐着的都是说着秦音的老乡。漂泊在外，一碗东岩酒，几句秦腔，便是故乡。

陕西街至今还留着一堵风火墙，据说是当年民居的原貌。街北头依老霄顶西坡，曾有万福寺，民国《乐山县志》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建置最久，祀炎帝。”炎帝主火，盐商拜炎帝，祈盼的是生意红火。

抗战时期的“文脉流转”

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短短两个月，便在乐山复课。许多武大教授，就住在陕西街上。

著名作家苏雪林租住的“让



十里荷风

沈虹冰 摄

## 又是一年秋收时

几阵秋风过后，故乡的水稻逐渐成熟，从山脚到山顶的层层梯田一片金黄，远远望去，似一座雄伟的金山。

### 岁月感怀

看着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稻谷的欢快镜头，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家里收割稻谷时的情境。

稻谷成熟后，若不及时收割，谷粒易掉，若遇大雨，则会被冲落，最终颗粒无收。由于稻谷收割的技术含量总体不高，为及时抢收成熟的稻谷，当时乡亲们较少开展合作，各家各户大人、小孩齐上阵，忙着收割自家的稻谷。

一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朝霞满天，凉风阵阵，我们一家人顾不上吃早饭，就开始水稻收割作业。父亲扛着拌桶，母亲抱着打围子，我和大哥、二哥、小弟或背着背篓或拿着镰刀或端着撮箕或提着茶缸，浩浩荡荡到离家数百米外的自家田里收割稻谷。

我们先挥镰割稻，将稻谷植株割下后，按两把一堆，稻秆对稻秆，分两排整齐地将“稻把”排列在稻桩上，以方便其后脱粒。割稻不是件轻松活，我们弯着腰，身体略向前倾，左手紧握水稻植株上端，右手握紧镰刀把，一窝一窝地割。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腰酸背痛。割稻时不能大意，否则会割破手指。为此，父母反复告诫我们，思想不能开小差，要全神贯注。同时，因割稻时头部紧贴稻叶，其边齿虽不至划破脸，但也有在我们脸上扫出无数红道子，十分奇痒疼痛。但为了日后能有白米饭吃，我们只得坚持。

待割倒一片稻谷后，大家就分工合作。我和小弟继续割稻，母亲、二哥负责拴稻草和背运稻谷回家。父亲和大哥则负责脱粒。

父亲和大哥先把打围子架在拌桶的三面，形成半围状，留一面方便脱粒。为防止拌桶在水稻脱粒中受损，他们在桶内再放入竹片做成的长方形挡板。随后他们各抱起一个“稻把”，轮流着用稻谷端击打挡板，稻谷就簌簌地脱落。因拌桶三面被围，除个别谷粒飞溅出桶外，其余均落入桶内。“稻把”被翻来覆

去地击打十余下，谷粒就从稻草上全部脱落。其后，他们将稻草扔到一边，又抱起另一个“稻把”。待把拌桶周围的“稻把”脱完粒后，他们就拉着拌桶到前方继续作业。稻谷脱粒十分考验人，除需一定的技巧外，还需强大的体力和坚强的毅力。忙碌一天下来，父亲和大哥也是累得够呛。

等拌桶内的稻谷积攒到一定量，父亲和大哥便停下脱粒作业，用双手捞尽桶内散落的稻草，再用撮箕将稻谷盛起，倒入背篓和尼龙口袋中，由母亲和二哥背回家晾晒。间隙，母亲和二哥将脱粒后扔到一边的稻草，按两抱拴成一“棚”，待日后晒干储存后作为家里水牛过冬的草料。

约莫上午九点，在家的姐姐已做好早饭。简单地吃过早饭后，我们又按照分工继续作业。

上午十时左右，气温升高，我们热得浑身是汗，汗水淌在被稻叶扫红的脸上，更加痒痛难受。中午太阳更毒，气温升至三十五摄氏度以上。吃过午饭，我们休息一个小时后，又顶着日头继续作业。好在有茶水解渴和稻田里有清水浸润，才不致让我们虚脱。直到天将黑，我们才收工回家。为防止夜间下雨，一家人又借着电灯光亮，把晾晒在院坝中的稻谷全部收进屋，一天的工作才告结束。

劳作一天下来，我和弟弟因缺少锻炼，身体累得快要散架，浑身酸痛难忍，腰几乎直不起，饭也不想吃，勉强喝下几口稀饭，提水冲澡后，便倒头就睡。

第二天，在母亲的多次催促中，我们强忍着困倦起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继续劳作。

家里的八百多稻谷，收割完需花费一个星期。一周下来，原本不适应的我和弟弟，居然也习惯了这种生活，饭量大增，劳作起来也更加有力。

收割完田里的水稻，就是晾晒稻谷

和稻草。

因收回的稻谷较多，脱粒当日的晾晒只是脱了水汽，每批仍需晒上两天以上，才能入仓。因此，我们根据家里院坝大小的情况，每天挑出数担稻谷进行晾晒。

晾晒稻谷也是个辛苦活，为使其快速晒干，我们顶着日头，每间隔一小时，用“摊谷耙”将稻谷轮流翻动，每轮用时在二十分钟以上，大家也是累得，热得不行。

这段时间多为雷雨天气，气候不太稳定，刚才还是艳阳高照，一会儿又乌云密布。看着快要下雨，我们全家总动员，忙着把晾晒的稻谷往屋里收。还未收完，大雨就倾盆而下，我们瞬间被淋成落汤鸡，剩下的稻谷也被淋湿，好在我们迅速用石块、砖头对收拢的稻堆进行围堵，才防止稻谷被雨水冲走。正在犯愁之际，大雨骤停，云开雾散，艳阳又至，我们又连忙将淋湿的稻谷摊开晾晒……

每年水稻收割期间，这样的情况会遇到好几次，但急雨快晴，对稻谷的晾晒总体影响不大。

十天左右，收割回的稻谷已全部被晒干。我们再用风车将稻谷去除秕壳和杂物后，全部装仓储存，除部分用于日后交公粮外，其余的就留作全家人的口粮。

在晾晒稻谷的同时，我们还抽空把水田里控好的“稻草棚”拖到田埂上进行晾晒，并坚持隔天翻动一次，使其快速晒干。待稻草全部干透，我们就请来有经验的大伯，将稻草逐“棚”绕着屋外那株剃尽下端枝条的大杉树踩紧压实，形成两端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草树”进行保存。这样，既防雨又防潮，搁一年，稻草也不会坏。

待稻谷入仓、稻草上树，一年一度的稻谷收割就告结束。

这就是我少年时家里收割稻谷时的情景，虽然比不上当下收割机的方便、快捷和轻松，却教会了我不少东西。

■ 叶启云

梁山日報 3版

校对:郑国耀 2026年8月30日 星期日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王   晶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曾晓华

### 新供销物语

■ 徐澄泉

#### 马边：茶语里的告白

马边河畔，供销集市，一场盛大的丰收礼在举行。

供销社站在满大厅“边山云礼”中间，眼里晃动着马边河的水光：“这仙山福地大米，每一粒都喝着山泉长大；熊猫阿妹笋尖，那是大熊猫也抢不到的鲜嫩。”他随手抓起一盒幽兰灵芽，“这茶，是在雾里采，月下酿，诺苏阿咪子唱着歌，把春天唱进了芽尖。”

我是茶席上最幸福的听众。筱坝贡茶·归山，像小凉山起伏的山峦，在杯中苏醒；蜀红荒野红茶色如琥珀，倒映着诺苏老人黝黑的脸庞。我一边啜饮，一边欣赏这琳琅的奇迹：山奴严选羊肚菌带着泥土的梦想，世外梅林青梅酒摇晃着夏日的酸甜……

每一件农特产品，都是一段活着的故事。

我听见——半山笋芽破土的脆响，土蜂蜜还原蜜蜂的清唱；我看见——马边小边红米羞红的脸庞，小谷溪山茶啤酒绽放的欢笑……

供销人的故事，讲了一段又一段。茶凉了，阿咪子为我又续上。

总该离开集市了，我嘴里的茶味淡下去，心里却是满满的。

原来，马边人的“诺苏茶语”，不只是山野草木的清香，更是一群供销人，用热忱讲给世界的——关于大风顶最深情的告白。

所以我对自已说：下次来马边，不只为了一盏茶、一席景，还要去看看，那群把大山推向世界的人。

#### 五通桥：秤盘上的烟火与数字

智慧公平秤亮了一下，像阳光睁开的眼，亦是供销社的心跳。

我站在桥鲜荟智慧农贸市场门口。供销社擦了擦眼镜，语音比洗过的菜叶还干净：“五十个直营摊位，都是村集体的。”一位大妈正在摆莴笋，实名制卖的牌子在她头顶“发着光”。

蔬菜上秤。价格、产地、姓名一齐跳出来——萝卜来自茶花村，番茄是今天上午采摘的。我扫码，“桥码通”响一声，对我说谢谢。

穿过人群。两百多家商户的摊位上，堆着刚从地里请来的新鲜。一位大爷挑苦瓜，旁边的小孙女踮起脚，伸手摸了摸冬瓜身上的白。智慧大屏跳动今日菜价、客流曲线——一串串数字安静地跑着，比蚂蚁还勤快，比算盘更精准。

“还有夜市。”供销人领我到后面。社区食堂亮着灯，老人们在窗口排着队。创意集市里，小姐姐直播卖鲜花。电商基地屏幕上，订单雪花一样飘飘飒。

日间买菜，夜间消费。线上下单，线下配送。暖心驿站的热水壶咕嘟咕嘟响，爱心药箱安安静静挂墙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把日子画成一个圆。

走出市场。夕阳照耀“桥鲜荟”。

智慧公平秤还亮着，秤盘空空，却称过了一整天的烟火，也称出了一个时代的轻重。

#### 符溪：蝴蝶与十个字的翅膀

一只花蝴蝶，落在供销人的肩膀上。

他指着育苗棚，像指着即将远行的少年，说：“嫩苗们从此出发，我们送他们程。”我便看见辣椒苗举着两片真叶，好似刚才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番茄苗挤在一起，叶片对着叶片，发出绿色的合唱。

穿过包装厂房。生产线咔嚓咔嚓，纸箱重叠，与厂房比高。每一只纸箱，都装着一个菜园的远方。制冰机吐出冰砖，吐出扑面冷气，锁住蔬菜离家时的精气神。

大棚里，番茄笑脸相迎，辣椒躬身行礼，茄子花枝招展……“都是我的好孩子。”供销人说。

“专家们在实验室破解土地的秘密。”他指向不远处。

我耳边响起流水线的节奏、冰砖碎裂的声音、菜苗在风中的低语。

我看见：蝴蝶掠过冷链车，掠过农资超市，最后停在那块招牌上——“符溪菜园”。四个字，都被阳光镀了金。

这哪里是菜园，分明是一只花蝴蝶——村庄是左翅，企业是右翅，供销社则是托举的风。左一扇，菜园里多了一群弯腰的人；右一扇，炊烟下又添了几张笑脸。

供销人笑得最灿烂。他嗓音里带着泥土的舒爽和湿润：“守正、创新、强村、兴社、富民。”——十个字，像蝴蝶的翅膀，朴素，却撑得起飞翔。

蝴蝶不语，但它飞过地方，蔬菜绿了，日子红了。

